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 土族简史

《土族简史》编写组

青海人民出版社

11.312•2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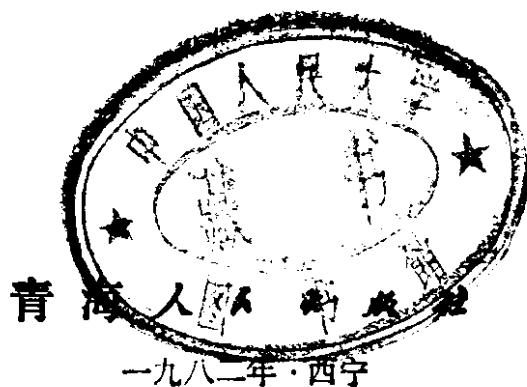
1063810

R01511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 土族简史

《土族简史》编写组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土族简史  
《土族简史》编写组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4 插页：6 字数：70,00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1097·50 定价：(精) 1.05元  
(平) 0.55元

##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出版说明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了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历史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我们决定正式出版这一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经过长时期的集体努力实现的。早在一九五六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一九五八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区有关单位的积极参加下，一面继续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编写各少数民族的简史和简志，到一九五九年，大部分完成了初稿。一九六三年，民族研究所把这些初稿全部付印，以便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使之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民族研究工作陷于停顿达十余年之久，这个愿望也就无从实现。现

在，我们决定把各族简史的下限写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为止，在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和充实，陆续分别公开出版。

由于少数民族史料，特别是民族文字史料，有待进一步搜集、整理和研究，这套丛书的编写仅能从目前能够利用的史料出发，加以我们编写者水平的拘限，粗疏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给以指正。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编辑组**

# 目 录

出版说明 .....	( 1 )
第一章 概述 .....	( 1 )
第二章 土族的族源 .....	( 13 )
第一节 土族源于吐谷浑说 .....	( 13 )
第二节 土族来源的其他几说 .....	( 25 )
第三章 土族的形成和古代社会 .....	( 30 )
第一节 土族的形成 .....	( 30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土族社会政治制度 .....	( 35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土族社会经济 .....	( 42 )
第四节 土族的政治活动和反抗斗争 .....	( 50 )
第四章 近代的土族 .....	( 64 )
第一节 土族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	( 64 )
第二节 马家军阀对土族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 .....	( 73 )
第三节 社会经济状况和土族人民的解放 .....	( 77 )
第五章 宗教、习俗和民间文艺 .....	( 88 )
第一节 宗教 .....	( 88 )
第二节 生活习俗 .....	( 99 )
第三节 民间文艺 .....	( 107 )
附录：大事记 .....	( 119 )
后记 .....	( 122 )

# 第一章 概 述

土族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民族。勤劳、善良、智慧、纯朴的土族人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祖国辽阔的青藏高原东北部、层峦叠嶂的祁连山东南麓，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地宽衍”、“美地茂草”、“可耕可牧”的地方。土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发挥聪明才智，开拓和经营了这一地区，为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维护祖国统一，为创造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土族自称各地不一。互助、大通、天祝一带自称“蒙古尔”(mongol)、“蒙古尔孔”(mongol kun, 意为蒙古人)、“察汗蒙古尔”(qagan mongol, 意为白蒙古)。民和三川地区则多自称“土昆”。甘肃卓尼地区则多自称“土户家”。藏族称土族为“霍尔”(hor)。汉、回等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汉文史书上称土族为“西宁州土人”、“土民”。<sup>①</sup>解放后，党和政府经过民族识别，根据土族人民的意愿，统一称为土族。

土族共有十三万三千余人(据1981年统计)，其中青海省

<sup>①</sup> 《明洪武实录》、《西宁府新志》卷三十二、卷二十七、卷二十八、卷二十九。

有十二万二千余人，甘肃省有一万一千余人。<sup>①</sup> 聚居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的有四万五千多人，占土族总人口的35%。民和县有三万一千多人，大通县有二万六千余人。黄南藏族自治州有六千三百人（其中同仁县六千二百人）。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有九千多人。其余散居在青海省的乐都、门源、都兰、乌兰、贵德、共和、西宁和甘肃省的积石山、卓尼、永登、肃南等地。

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土族语言分互助、民和、同仁三大方言区，其间有一定的差别。互助方言又有哈拉直沟、红崖子沟、那龙沟、大通四种土语，各个方言间只有语音的微小差异，相互交际畅通无阻。部分土族还兼通汉语、藏语。大通土族除老年人外，多已使用汉语。

从我国蒙古语族各语言间的相互接近程度看，土语同东乡语、保安语更为靠近一些。但是土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语音方面，有较多的复元音和成套的复辅音，保留着词尾的短元音。在语法方面，具有特殊的复数附加成分——ngula、sge；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没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复数第一、第二人称代词没有独立的词干，而在非独立词干上加复数附加成分表示；静词作谓语时一般都借助于判断语气助词。

土族长期同汉、藏人民友好相处，其语言也受到了汉语、藏语的强烈影响，不少汉语、藏语词汇被吸收到土语中，丰富

<sup>①</sup> 青海土族人口据青海省民委统计数字，甘肃土族人口系甘肃省民委提供的数字。

和发展了土语词汇。

土族虽然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没有文字，使用汉文、藏文。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繁荣。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曾多次组织人力，对土族的社会历史和语言进行了普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青海民族学院协同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土族人民的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规定，于1979年为土族人民制定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字母形式的文字，现正在试行。

土族分布的地区，除青海的民和三川、同仁，甘肃的积石山、卓尼、肃南等地外，其余大都山水相连。土族最大的聚居区互助土族自治县，位于北纬36.8度、东经101.9度之间，在青海省东北部，湟水北岸，祁连山东南麓。其西北与大通县、门源回族自治县接壤，西南与西宁相连，东南接乐都，东北与甘肃永登、天祝毗邻。总面积三千三百三十六平方公里。境内山川相间，地势北高南低。祁连山支脉达坂山气势磅礴，从西北到东南横贯全境。最高的龙王山（祁连山支脉）海拔四千二百四十二米，仙密达坂山海拔四千三百五十三米，最低处的县境南部湟水沿岸海拔二千二百米，全县平均海拔二千七百米。占全县总面积50%左右的山区，由达坂山、龙王山延伸于县境内的四条大山构成。土壤多系肥沃的暗栗钙土，适宜农作物生长。位于县境东北面的北山，披盖着茂密参天的森林，其树种有松、柏、杨、桦等。森林周围是草山，适宜于林业和牧业的发展。浅山地区占全县总面积的43%左右，土壤肥沃，但雨量

少。川水区，由沙塘川、哈拉直沟、红崖子沟、五峰和浩门河谷区五条川道构成，占全县总面积的7%。川水区地势平坦，多为山水冲击而成的肥沃土壤，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好地方。

互助县的气候北部较冷，南部温和。日照时间长，温差较大。夏天最高气温为摄氏二十九度，冬天最低气温为零下三十三点四度。全年无霜期山区平均一百天左右，川水地区平均一百四十四天左右。年平均降雨量为五百三十四点二毫米，七月至九月降雨量最多，形成春夏干旱、秋季多雨的气候特点。

民和县土族聚居的三川地区，位于北纬35.8度、东经102.8度之间，在黄河北岸，民和县南部，是群山环抱中的肥沃小盆地。西与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接连，东与甘肃永靖县毗邻，南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积石山保安、东乡、撒拉族自治县相望。地势北高南低，海拔一千七百二十米至二千米。境内自西向东有赵木川、中川、下川三条大溪，由北而南流入黄河。土族主要居住在三川的官亭、中川、前河、甘沟等地。

三川北面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大部属浅山区。沿河川水地区，土地平坦，耕地成片，居住集中，为土族人民农耕的基地。三川地区土壤多系栗钙土和暗栗钙土。年平均降雨量三百至四百毫米，且集中于七、八、九三个月，无霜期一百八十天至二百天。夏天最高气温摄氏三十二度，冬天最低气温零下二十五度。三川地区气候比互助温和，适宜农作物生长和园艺作物的栽培。

大通土族聚居在北川河上游“上四堡”一带，即逊让、多林、青林、青山、宝库等地，均属山区。也有少数分布在极

乐、城关等地。大通土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互助基本相同。

黄南同仁土族居住在年都乎、郭麻日、尕洒日、保安下庄等村庄。这些村子处在隆务河两岸，气候较温暖，土地肥沃，适宜发展农业。

甘肃天祝的土族主要居住在大科石滩的朱岔一带和天堂寺附近。大科石滩东以大湾岭与小科石滩为界，西以圣格岭（亦称狮子山）与科拉相邻，是一条较长的山沟，与互助只一山（北山）之隔。大科石滩河由西北向南流至朱岔经小科石滩，入大通河。习惯上把大科石滩河各地区，称为朱岔川。朱岔川北部较冷，南部温和。周围的山大部分为草山，适宜放牧。积石山的土族主要分布在大河家地区，卓尼土族主要分布在康多地区。

土族以农业为主，兼有少量畜牧业。互助县农业总耕地面积为一百零八万亩，林区一百二十六万亩，草山一百一十四万亩（据1980年统计）。粮食作物以青稞、小麦为主，年播种面积约占总播种面积的60%以上。其他还种植大麦、燕麦、蚕豆、豌豆、洋芋。经济作物以胡麻和菜籽等油料作物为主，年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10%。蔬菜有蕃茄、韭菜、菠菜等十几种。气候较暖的谷地还出产西瓜、水果。民和三川除上述农作物外，还产荞麦、玉米和糜谷。部分水地年可两熟，复种作物有荞麦、洋芋。蔬菜还有芹菜、辣椒。民和三川盛产西瓜、梨和核桃，瓜果之丰，味道之甜，驰名全省，素被称作青海的瓜果之乡。

土族人民饲养有骡、马、驴、牛、羊、猪和鸡等家畜家禽。互助和天祝的林区及山谷中有鹿、狍鹿、马熊、猞猁、石羊、豹子、獐子、雪鸡、马鸡等珍禽异兽，还出产柴胡、猪苓、

党参、羌活、黄芪、大黄等百余种中药材，此外还出产发菜。

互助酿酒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产“互助大曲”醇厚绵软，清爽舒意，早已闻名甘、青。

土族地区蕴藏的地下矿藏资源种类较多。早在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在互助下马圈北山（今五峰山）发现铁矿，开办炼铁厂。1931年曾开采五峰煤窑。新中国成立后经勘察已查明的矿藏主要有赤铁、硫铁、铜、煤、石膏、白云石、方解石、石灰石等二十余种。目前已经开采的有硫铁、煤、石膏、石灰石等四种矿藏。在民和县三川银铜沟也发现铜矿。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会为发展土族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提供有利的条件。

土族地区有幽美的风景区和名胜古迹。互助县城威远镇中心的钟鼓楼，建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是一个具有民族风格的木质结构建筑。整个钟鼓楼飞檐斗拱，雕刻精致。历史上闻名于甘、青、藏的互助佑宁寺，在喇嘛教史上颇有影响，其建筑艺术也别具一格。互助西北部的五峰山是吸引游人的风景区。“五峰林立，形如举掌，山胁左右有大泉二，余泉不计焉。林壑之美，最为湟中胜地。”<sup>①</sup>“五峰山下，两溪交流，草木畅茂。”<sup>②</sup>五峰山上有五峰寺（建于1642年）、香公楼、岷生亭、同乐亭，加之澄花泉、龙凤泉，真是青山藏古刹，流泉拥绿荫。每年农历五月端阳、六月六，土族人民和其他民族

---

① 《西宁府新志》卷四。

② 《西宁府新志》卷四。

人民都喜欢汇集在这里，欢度传统节日。

长期以来，土族人民和汉、藏、回等族人民交错杂居。据史书记载，汉、藏族人民早就同土族人民共同居住在今互助、大通、民和、乐都、天祝等地区。明清时期，山西、四川、甘肃等地的部分汉族人民陆续迁徙到民和三川、互助一带。清代，回族人民也相继迁入土族地区。尽管历史上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制造民族纠纷和民族隔阂，造成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但土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道，冲破种种障碍，互相学习，互通婚姻，逐步接近，和睦相处，保持着政治上的联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土族人民学习汉族和其他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促进了土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长期交往中，汉、藏族文化对土族文化影响很深。比较起来，互助、大通、同仁、天祝的土族受藏族文化影响较深，民和土族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在共同反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土族人民和各族人民结成了互相依存、密切联系的兄弟关系。解放后，这种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土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发展的漫长年代里，土族人民劳动、生息、繁衍在河湟地区。明清时期，在今互助、民和、乐都、永登土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封建王朝通过土司统治土族人民，土族社会处于封建地主经济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土族人民勤劳、善良、朴实。《西宁府新志》记载的“民

俗质朴”、“勤于耕稼”<sup>①</sup>就反映了土族的这种特点。土族的先民主要从事畜牧业，也兼务农业，种植大麦、芫菁之类的作物。土族形成过程中逐渐转向以农业经济为主。土族人民从事农业经济是经过了一段开垦荒地的辛勤劳动的。这在土族古老的歌曲里有所反映：歌唱人畜平安，也抒发牧场上的快乐，对于农业生产一般只叙说披荆斩棘、垦荒播种的情节。土族人民依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征服自然，推动社会生产不断发展。

土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土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文学艺术。那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叙事长诗、宴席曲、“花儿”、传说故事、寓言等，都从不同的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土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鼓舞着人们战胜困难、起来进行反抗压迫的斗争。土族的刺绣艳丽大方，别具特色。在青海历史上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五屯绘画艺术，也倾注了同仁土族人民的心血。

土族群众多数信奉喇嘛教。长期以来，喇嘛教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土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是，土族地区的大寺院中名僧学者较多，有不少的著述留世，对研究佛教史和青海地方史、民族史，有参考价值，对土族和藏族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解放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土族人口得不到发展，经济发展缓慢，科学文化十分落后。占土族人口

---

① 《西宁府新志》卷八。

少数的土司、地主、富农、宗教上层占有大量生产资料，而广大农民无地或少地，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过着艰难竭蹶的生活。“湟水日夜流，终年没尽头，流不完穷人的苦和愁。”这是解放前土族人民苦难生活的写照。

在那漫长的黑暗岁月里，土族人民不堪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曾多次与汉族人民一起，进行反抗斗争，表现了不甘屈服于反动统治的斗争意志。

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族人民获得了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土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砸碎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枷锁，建立起了人民民主政权，成了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从此揭开了土族历史崭新的一页。从1950年开始，土族地区开展了剿匪肃特、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1951年至1952年，胜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土族地区组织了互助组、合作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1958年，又建立了人民公社。

与此同时，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土族地区得到贯彻落实。1953年成立了甘肃临夏大河家回、保安、撒拉、土族联合自治区（区级）；1954年成立了互助土族自治区（1955年按照宪法规定改称自治县）和民和官亭、中川，大通逊让、宝库四个土族乡。土族人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的愿望，享受了民族平等的权利。

建国以来的三十二年，在土族的历史上只是短短的一页。

但这三十二年，在土族地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族人民谱写了自己民族历史上最绚丽的篇章。在党的领导下，土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疮痍满目、贫困落后的面貌。互助土族自治县1980年社会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六千九百九十九万斤，比1949年的八千七百多万斤增长了二倍多，社会油料总产量一千二百九十四万斤，比1949年的二百八十四万斤增长了三点五倍。大通土族地区多林公社下浪加大队，在解放前是“拉羊皮不沾草”的地方，解放后农业生产发展很快。1981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七十七万六千四百多万斤（其中集体产量七十二万六千二百多万斤），比解放初期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了五倍以上。历史上以干旱闻名的互助，经过艰巨的努力，到1980年建成三十八座中小型水库，其中库容量超过百万立方米的就有五座。修建电灌站八十二处。打机井一百六十六眼。整修和新修渠道一百多条。从而使水浇地面积从解放初期的六万多亩增加到十八万多亩，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1974年6月动工修建的互助南门峡水库，是青海省最大的水库之一，到1981年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以上。这座水库建成后，将使互助水浇地面积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民和土族地区，解放前十种九旱，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引黄灌溉，使三川的干旱地变成了高产稳产的水地。互助县的林业也有较大发展，截止1980年底，全县造林保存面积已达十六万九千亩，比1950年的三万一千九百多亩增长四点七倍。工业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现已建成水泥、化肥、农机等工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较快，互助、大通、民和土族地区所有的公社和绝大部分大队都通了汽车，改变了过去那种基本上靠人背驴驮的状况。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科学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互助县1953年只有一所初级中学，一百三十五所小学，学生一万二千多名，教职工三百四十多名。现在全县有完全中学五所，其他各类中学三十五所，师范学校一所，小学四百二十九所，教职工二千多名，学生达到了五万八千多人，其中土族学生近六千名。民和土族地区有三所土族中学（县直属官亭土族中学，官亭公社、中川公社各办一所土族中学），土族中学生共有一千二百九十九人，教职工七十四人。大通土族地区的多林、青林、逊让三公社，过去只有几所小学，现在已有初中三所，小学三十七所。解放前，土族大学生寥寥无几，建国后有不少人上了大学，到1982年1月，仅从青海民族学院毕业的土族大学生就有四百七十二人，现在，在青海民族学院学习的有一百三十七人。土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发展。1953年互助只有一所卫生院，两所卫生所，医务人员三十二人。1980年全县共有医院、卫生院三十六所，病床二百多张，医务人员达到了二百七十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医务人员四十多人，基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缺医少药的状况。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与培养下，土族干部茁壮成长。1954年互助土族自治县成立前夕，全县土族干部一百零三人，到1980年底，土族干部达到三百零二人，占脱产干部的11.1%。土族干部中，许多人成了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骨干，保障了土族人民行使自治权利。